

唐山之好 唐山之美 唐山之新

作家乡恋



清明, 我对爷爷说

冯柳岸

爷爷:您是抗日烈士,我不知道您长得什么样,也没看到过您的英雄事迹,只是在咱县志的烈士篇里看到过介绍您的一行字:冯儒林,坨里镇坨里村人,冀东抗日联军十团三营教导员,1939年在北京密云冯家峪突围时牺牲。

爷爷您不知道有我这么个孙子,也不知道您为国捐躯以后,您年仅29岁的妻子我的漂亮奶奶和您未成年的儿子我的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听了我的汇报,您一定深受感动的。

您牺牲以后我奶奶就开始为您守寡,为了免遭鬼子汉奸的追杀,她烧掉了八路军发给她的烈属证,带着我父亲逃回了娘家。担了多少心,受了多少怕,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恐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含辛茹苦地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全村只有三个同龄孩子上过初中,其中就有我父亲。她老实巴交,与人为善,勤劳节俭,从没麻烦过任何人,也没抱怨过任何人。守寡守到86岁,才无牵无挂地堂堂正正地义无反顾地去了您那里,咱们老冯家的每一个人都在心里为她老人家立了两块牌坊,一块铭记她的贞洁,一块铭记她的功德。她老人家对老冯家的贡献比您大得多,您要像接待功臣一样收下她,让她远离苦难,尽享清福!

您唯一的儿子冯学行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他自学成才,当过记者,做过编辑。因为思想敏锐,眼里不揉沙子,发表过很多有震撼力的杂文。奶奶的牵挂牵着他回乡从政,他“长昼勤洒移山汗,深夜不想读书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始终保持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他从文的第二次生命,业余时间他笔耕不辍,用犀利诙谐的笔锋,针砭时弊,讴歌正气,以石飞、史非等笔名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杂文650多篇,出版了《夜垦集》、《夜垦二集》两部杂文集。他的杂文及被人们戏称的三人(冯学行、刘春祥、汪金友)杂文互助组,享誉全国杂文界。汪金友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爸爸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在我县杂文上创造的第一最多,第一个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上发表杂文的是他,第一个出版杂文集的是他,第一个获得省文艺振兴奖的是他,第一个在省杂文协会任理事是他。是他引领着滦南的杂文作者,走出了唐山走向全国的,没有他就没有我县杂文事业的今天。”退休以后,他依然用投枪和匕首一样的笔,不断揭露党内出现的一切贪腐现象,直到找您老人家报到的那一天。他的杂文,到现在当作反腐倡廉的教科书都不过时。您老虽是八路军的政治干部,但您老的思想学识一定比不上我爸爸,您要像接待老师一样收下他,让他在天堂里反腐倡廉,健笔千秋。

爷爷:咱老冯家的编制扩大了,再也不是孤儿寡母了。咱老冯家的人个个顶的都是根红苗正,本分善良,正直守规,爱国爱家,请您老人家放心,您的优质骨血一定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我们的节日·清明

寻春

张金和

轻寒野外寻新春,朔气余威尚袭人。远望凄凄衰草曳,低眉片雪汗津津。梯田坝下鹅黄绿,解冻冰阳拓暖新。指日东风催锦绣,诗情画意满乾坤。

醒春

严冬合目梦春天,暖照轻声叫睡间。坐起温柔伸懒体,梳妆打扮到窗前。菱花镜辨今容貌,锦绣河山面更妍。兴唤工农千百万,如荼似火战犹酣。

闹春

春雷撼地振天空,喜庆声催万木荣。小瀑弹弦和野曲,流丹溢绿草青青。翩翩鸟羽风筝闹,地响牛铃撒种声。众涌心潮播袖干,新征程路劲飞腾。

倂城生活

张楚



目明,手气很好。不过,上次去二姨家,94岁的老太在跟二姨发牢骚,她颇为遗憾地说,老头“栓”住了,动不了,找个新牌友咋那么难呢?

工作缘故,我常去各地出差,虽奇山异水美食艳景勾人魂魄,可每日心念念念的,仍是这座濒临渤海的小县城。当我的脚迈下车的瞬间,掺杂着微凉海风的空气让我无比踏实。人活于世,最难得的就是心安吧?这座

县城,这座我生活了40来年的县城,有个古怪的名字,倂城。据说,是元朝时在此囤粮的将军的名字。“倂”这个字,我特意查过字典,单指地名。多么孤独的一个汉字啊。在我的想象中,它像是一个面色凝重、不断奔跑的旅人。它也许早就知道,只有奔跑,唯有奔跑,才能欣赏到沿途最美的风景、遇到此生最珍视的良人吧?

(原载3月17日《人民日报》20版)

两封家书

汪学全

参加了“平津战役”,甚至在随后的进城整编中,很可能曾经近在咫尺,擦肩而过,但也是戎马倥偬,无缘相见,当然他们更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写一封告慰家人的书信。

奇迹发生在1953年秋天,朝鲜停战两个多月后,大哥突然接到一封从开城邮来的发信人为“竹青”的信件,阅后才知道是自己多年失去联系的妹妹寄来的,“竹青”则是她参军后使用的化名。更令大哥惊喜的是,他们两人所在的部队都归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指挥,是并肩作战的友邻部队,当时都驻防“三八线”附近的开城,相距只有几十公里。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大哥搭乘志愿军购物卡车,向开城疾驰而去。当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大姐出现在大哥面前时,大哥都不敢相认了。异国他乡,兄妹重逢,千言万语说不尽。当出生入死、负伤六次、已经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师部作战参谋的大哥听说妹妹获得的军功章就有一小布包,听说停战间隙,妹妹和几名征尘未洗的志愿军女兵被隔着铁丝网的美国记者追着拍照,她们几个挺胸抬头,步履整齐,精神抖擞,向对方投去了鄙视的目光,大哥不由得为这些中国的巾帼勇士挑起了大拇指。特别是当他们相互知道两人都在炮火硝烟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志愿军干部时,双方激动的泪水不由得夺眶而出。

何止他们,何止当时,我这个他们赴朝时才刚刚出生的小弟弟,每当谈起,想起这些情景,也止不住心潮激荡,把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王芳兄妹在朝鲜战场上重逢的镜头和大哥大姐的亲身经历叠合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戏剧,哪是现实?

现实延续着思绪。大哥给母亲的信只有一页,落款和标明写信时间那一页已不知所终了。按里边提到的当时朝鲜战场处于停战谈判阶段,可以判断这封信应该就是他在“三八线”附近与大姐重逢后写给家里的。想来,那时候,不仅友邻部队之间,甚至朝中两国之间、军民之间都已具备书信联系的条件,这实在令人欣慰。

然而,令我更为震惊的是,大哥在信中还提到上次寄给家里的钱是三十万还是三十五万。尽管我知道那时使用的是旧币,一万元

仅相当于后来的新币一元,但我还是觉得:战争条件下的志愿军官兵的补贴肯定是微薄的,而这些钱,不知他究竟积攒了多长时间?特别是,这个张嘴闭嘴都是打仗的大哥,并不是简单、粗莽的赳赳武夫,在炮火连天的间隙还情系家乡,惦念亲人……真是一副典型的侠骨柔肠!

至于大姐在来信中表现的这种情怀,则更为细腻、亲切。看大姐信中的口气,似乎母亲此前给她去过信,信中好像告诉她家乡遭遇了水灾、我这个她的小弟弟生了病,还关切地询问她什么时候与同为战友的男朋友结婚……

大姐的来信虽然较为完整,但也没有写日期,她比大哥回国早一些,来信时,我国刚刚遭遇过严重的水灾。信中,她先是详细询问母亲家乡受灾的情况,而后安慰母亲说,有国家的团结抗灾和救济,有她们的贴补,不必担忧家里的生活。接着,她则关爱地问我起我的病情,叮嘱母亲抓紧给我找大夫看病,随后她还打趣地问我是否嘴馋了,想糖吃,打包票一定会给我邮来很多糖……真的,此后数年的童稚懵懂中,我都被浓浓的甜蜜包围着……

至于她自己的婚事,她是这么说的:最近就要出发去外地执行任务了,原定十月一日国庆节的婚期是肯定要错过了……一切都要服从工作需要,个人的问题要放在后边……

感谢家族长河里偶然留下的这些或规整、或潦草的年轻文字,使这字里行间充盈的家国情怀再次激励年过七旬的弟弟,赓续至轧钢工人的汗水、辛勤园丁的奉献、销售人员的勤恳、影视演员的情感、自主创业者的勇气、海外学子的乡恋——我们这些兄弟姐妹的后代们。

当90多岁的大哥大姐双双荣获国家“入朝作战七十年”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时,大哥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做的这点事算得了什么”,大姐边说着“我都没有上过火线打仗,领这个章真有点惭愧”,边擦拭着湿润的眼角时,我的思绪早已带着翩翩舞动的两封家书,飞向更为高远辽阔的天空……



往往是被鸟雀唤醒的。这些从凌晨四点钟就陆续歌唱的鸟儿,我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是云雀?还是黄莺?抑或画眉?它们轮流放歌,有慢悠悠的旖旎小调,也有急吼吼的大颤音花腔。它们的歌声更像是梦中的演唱会,等真的睁开眼,耳畔唯有麻雀叽喳的聒噪。而阳光,尤其是春日的阳光,透过窗幔安谧地印在墙上,仿佛褪了色的抽象水墨画。

作为一个闲散的人,吃完早餐后我通常去村里溜达。县城的村子并不多,都变成了高楼,可总有遗留的,它们犹如县城不规则的胎记,藏在身体某个不易察觉的部位。大都是平房,屋檐黑黢黢,檐下驻扎着马蜂或燕子。院前或屋后往往种了树,通常是樱桃或合欢。樱桃的花一簇簇的,单薄的白色花瓣拥抱着一起,弱不禁风的模样,果实呢,却是艳丽的朱红色,核大微涩,孩童不喜。合欢的花毛茸茸的,远远地能闻到幽香,等踱到巨大葳蕤的树冠下,却只有叶子的味道。我最稀罕的那棵合欢的主人,是位老太太。她喜欢坐在树下看短视频,都是些家长里短,她却时不时被逗得嘎嘎大笑。有时我坐在她身旁的石头上。也许在她眼里,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中年人吧?有次她放下手机,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跟媳妇吵架了?我笑了笑。她又说,大姨说句不中听的话,可能天天这样游手好闲,谁家不难处呢?我不住点头。

我喜欢村子里的花草和老人,也喜欢书店里那些卖不出去的书。那家书店主营学生教辅书,只在角落里堆砌着10多年前出版的



整理旧物,偶见两封家书,不由得再次激动起来。

说再次激动,是因为四年前的10月,在中央电视台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而播放的大型纪录片《英雄儿女》中,时年91岁的我大哥汪学文面对镜头说了几句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坚持战斗的切身感受;随后,河北省《共产党员》杂志(电子版)以《兄妹同赴抗美援朝战场谱写遵化版“英雄儿女”传奇》为题,又简要记述了大哥大姐之间发生的与电影《英雄儿女》相似的故事,而这两封家书一封是大哥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写的,另一封则是大姐自朝鲜回国后不久在军队驻地寄来的。仔细辨认、阅读着这几页尘封已久、没有信封、部分信笺已经破损、部分文字已经模糊的家书,不仅让我重温起他们昔日的战斗岁月,更让我进一步全面领略了那个时代他们的情感历程。

家书是写给母亲的。母亲没有上过学,凭着自己当姑娘时零零散散的学习,甚至偷

文学作品。有世界经典,也有不知名作家的书。随手拿起一册,倚靠着书架能读上半晌。老板从前是个文艺青年,跟我相识也有20多年,通常会抽空递给我杯绿茶,随后轻声询问,还在写吗?书店对面,是朋友的理发店。店里只他一人,负责洗剪吹烫。他是县城有名的理发师,也是个对世事极为通透的“哲学家”。我们常常牛饮般喝茶,聊着身边性情迥异的人,听闻来的事,以及那些处在迷雾中的国际风云。茶喝得差不多了,我就去菜市场转一转。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路边集市。在那里,能买到顶着黄色花朵的大倂瓜,五香味的干豆腐,才出炉的鹌鹑蛋,河里捞来的肥河蚌,田里逮来的瘦泥鳅,以及你在超市里绝对见不到的乡野食材。摊主呢,通常都是白胡子老头或豁牙老太,他们笑眯眯地匀着秤,会主动给你抹掉零头。他们都用微信或支付宝收款。

到了晚上,最好的去处便是河畔了。那条叫作北河的内陆河,流淌了上千年,河边蔓生着花草,水里闲游着水鸟。夏天时阔大的河面铺满了荷花,小野鸭在荷叶上蹦来蹦去。在河边会遇到很多熟人,包括我的亲戚。当过高中女篮队长的二姨不喜欢散步,喜欢散步的是在旅顺当过驱逐舰舰长的二姨父。他每天都绕着河畔跑一圈,然后回家喝两个用红糖水冲的生鸡蛋。没事的时候,我也愿意到亲戚家走走。走动不密,相见不亲,那还能叫亲戚?二姨有3个固定牌友:一个老头俩老太。老头91岁,俩老太,一位92岁,另一位94岁。只有86岁的二姨耳聪

看她弟弟的书本和参加解放初期村里的“妇女识字班”,当时她已经能够阅读和简单书写信件。

大哥在信中首先告诉母亲,目前的朝鲜战场是平稳的,但随时都有打起来的可能,所以他们志愿军都在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侵袭。他还说:现在他们正在学习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示他一定遵循母亲的嘱咐,不断从各方面提高自己,以达到国家要求和母亲的希望。

与家人通信先提打仗,这应该是他多年戎马生涯形成的习惯。1947年,18岁的大哥,15岁的大姐(还有一位共同生活,和大姐同龄的堂姐)在乌兰哈老家先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他们分别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消灭西北“马家军”、湘西剿匪等枪林弹雨中历尽艰险,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后,又不约而同地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从军后天各一方的兄妹,即使曾经随所在部队一个东南、一个西北包围了北平,共同

